



海上觀察兵

高源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022
0030

822
0030



高 源

海上观察兵

新文艺出版社

· 1956 ·

內 容 提 要

海防前綫某观察哨。由于剛解放不久，仪器設備很差，工作比較困难。加上孤島的山頂上，生活异常艰苦。三个观察員中就有两个不安心。認為这里“英雄無用武之地”，不能發揮才能。知識分子王新想上軍艦去乘風破浪，老战士張廣福想上朝鮮殺敌立功。剩下的一个小梁，虽然工作热情很高，但年紀太輕，对这种状况也束手無策。上級派了一位新組長彭林來扭轉哨里情况。王新对此却很不以为然。認為在这种环境这种条件下，誰也無能为力。能守在这里就很不錯。他采取了冷眼旁觀的态度。不久，哨上遭台風襲击，房子被吹垮，沒有了住处；接着又因張廣福观察錯誤，受到基地批評。情况是更坏了，这便更加深了王新“此处無法有所作为”的看法。但彭林却針对这些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他改進工作制度，組織文化業務学习，以轉變山頂枯燥散漫的生活；一面又帶动大家开路、蓋房，大大改善了山上的环境。由于彭林的積極主动、認真負責，在一次护漁斗争中，該观察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使我艦隊能主动出击，粉碎了敌艦偷襲漁場的陰謀。王新、張廣福等从这些生动的事实中，受到深刻的教育，逐步得到了提高。观察哨也随着形势的發展，擴建成为观通站。

海 上 观 察 兵

高 源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登字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009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/8 字数 64,000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30,000 定价(6) 0.26 元

接連好幾天了，大清早，山頂上總要起一陣白霧。

這霧只我們山頂才有，一陣東南風吹來，白霧像輕烟一樣向西北流去。有時從被風吹破了的裂縫里，可以望見晴朗的碧空和平靜的藍海，也可以看到霧一流過山頭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但東南風不停地吹着，霧也不停地飛奔着，好像這些霧就是從我們腳底下的大石頭里冒出來一樣，永遠也吹不盡。

“朝霧兆天晴”。只要太陽一出來，霧馬上就消失了，跟着出現的將是一個可靠的大晴天。

敵人的飛機來了。老規矩，我們山頂上一有霧，它准定出來。

聲音沒什麼變化，不大不小、不遠不近，總是那麼嘖嘖響着。也不知在哪一帶活動，搞什麼名堂。從大石頂上傳來了張廣福粗壯的山東腔調，楞聲楞氣地向電話筒里喊着：

“電台嗎？聽清楚：‘老一套’又來了。五點二十一分，飛機聲，情況不明，什麼？……你問方位、機型？別不識相了。現在視界是‘大霧’，誰知道它是什麼鬼型！”

這人說話總是這樣沖。我到这里快半年了，就沒聽到他說過一句心平氣和、悅耳中聽的話。很和平的事，從他嘴里說出來，也像在吵架。

我和梁貴生照例進行早晨的功課——打手旗。一人打，

一人譯，接着又假設些情況，互相問答，用旗語聯絡。練完手旗，小梁進屋去了。我看看那岩石邊又暗又潮的小木屋，真沒心思進去，只想能随意的活動活動；尤其是想悠閑的散散步。也許這是在學校讀書時養成的習慣：劇烈運動我不喜歡，有空便到林蔭道上“百步走”。兩眼看着遠處的青山，不緊不慢地向前踱着，心里任意的想一些事情……現在這山頂上，除了大石就是懸崖，除了荊棘就是藤蘿，連半尺平地都沒有，每走一步都得留心，怎么能溜躑散步呢？這種下意識的要求，我已不知壓抑過多少次了，但擋不住還是經常的出現。

晨霧被東南風撕開的裂縫越來越大了，露出一大塊一大塊的天空。敵機還在嗡嗡的響着，看樣子還沒有打算回去。

梁貴生从小木屋里出來了。手里拿着他那未完工的鳥籠子，便坐在門坎上編起來。沒頭沒腦的說了一句：

“哼！這回編好了，不管誰要也不給！”

梁貴生今年才十七歲，還是個十足的小孩子。只知道玩，有空就想辦法去捉一只鳥，抓一條蛇。他常向山下同志說許多好話，要來一點材料，自己忙碌好幾天，釘一個關蛇的匣子，或者編一個喂鳥的籠子。剛作好，便忍不住帶到山下去向別人炫耀。結果總是被人搶走，自己空手而歸，找我們發一頓牢騷，重新再來第二回。

今天早晨該我下山挑飯。衣服要換了，被單也早該洗了，得早點下去。

因為今早霧很大，石坡上，草皮上都像下過小雨一樣的濕，腳下直打滑，很不好走。

轉過鷹嘴崖，下了月牙坡，便來到我們的“大路”上了。我

整理了一下担子，繼續往下走。這所謂“大路”是句反話，實際它是我們島上最難走的一段路。滿眼都是荒草亂石，根本不能叫做路。我想起第一次上山時的情形：經過山腰的通訊排，往上爬過“仙姑洞”以後，前面便全是懸崖削壁，沒有道了。我以為自己走錯了地方。仔細找才瞧見，就在這陡崖上有條彎彎曲曲、斷斷續續的小路——只不過是開出了點踏腳的地方而已。有些地方，為保險起見，旁邊還拴着粗繩索。我萬分小心的爬着，還時常被石頭碰了腳。到山頂一看，兩邊螺絲骨都碰掉了皮。十幾天沒長好。後來才知道，這裡每一步踏的地方都是按一定的步子鑿出來的。乍來的生人，若第一步出對了，那他就能步步順當。要不，可糟了，步步都是別扭，非把你腿碰破不可！當時誰要對我說，你以後每天都得在這路上走，那真要把我吓壞了。

山頂上滴水無有，沒法作飯。每天三餐都要到山腰通訊排去挑。洗衣洗澡也得往山下跑。組長在家時，四個人輪流着，有時還能趕上休息一天。現在組長病了，到後方住院快一個月了，剩下我們三個，每天都得在這條路上走一趟。

通訊排駐的房子，是在山半腰的一個山窩里。周圍環抱着矮矮的小山崗，非常幽靜。從外邊來，不到跟前看不見它。座北朝南一棟整齊的小磚房。門前有塊平場子，場子上有籃球架、木馬、單杠……四周種着矮樹。小廚房頂上炊煙裊裊上升。山坡邊鷄舍那里一群小雞正在尋食。不遠處山澗里，泉水日夜不停地奔流着……我每看到這些，心裡就有一種回到了溫暖的家的感覺。這裡儘管我一天也沒住過，但它那淙淙的流水，咯咯的鷄群和場子上同志們熱烈的歡鬧聲，是多麼吸

引人啊！我不由地抬起頭來看看我們的山頂：從這兒看，它是那樣的高，孤單單地豎在天空里；山坡又那樣的陡，從山頂斜着伸向大海，一瀉千丈，簡直連只兔子也站不住。我們的房子——一個大石旁邊用木板釘成的小木屋，一點也看不見，山頂上靜悄悄地絲毫動靜也沒有。誰能想到還有幾個活人住在那上頭呢？

搖機員李寶明從場子上走過來，嘻皮笑臉地說：

“嗚！山上‘修仙的’這麼早就下凡來了哇！不，不，是光榮的觀察員王新同志下來了。”

我不大喜歡這個人。每次下來他總要開玩笑。自己住在好地方，盡拿別人的痛處開心，我真受不了！哪一天把他也調到山頂上去，保險他再不調皮了。

他似乎沒看見我不耐煩的臉色，還在嘮叨：

“來的正好，你軍艦上的朋友朱慶生來信了。”

一聽這話，我心里震動了一下。朱慶生他到底分配到艦上去了。

搖機員竟熱情的陪我往廚房走去，並掏出信來。

“從艦上來的，我們想絕對不是什麼女朋友，沒什麼秘密；又因為里边有好多照片，我們很想看看艦上同志們的生活，看看我們的軍艦；又想到王新同志一向大方，不在乎這些，所以沒經你的允許便大膽地拆開看了。只看了照片，沒有看信，這點你放心。”

碰到這種人真是沒辦法。什麼“我們”“我們”的，就是他自己。除了他誰也不會干這事。天底下什麼他都關心，都想知道，任何事情他都要打聽。他還沒完哩，把照片也抽出來了。

“看！小伙子多威風！”好像在說他的什麼老朋友，“站在這麼高的了望台上，海風吹的披肩都飛起來了。王新同志，我真奇怪，你當初為啥不要求分配到軍艦上去？今天這裡，明天那方，乘風破浪，威武雄壯，不比跑到這荒島的高山頂上強？……”

我真忍不住了，沒好氣地頂了他一句：

“要去你去吧！保衛祖國什麼地方都光榮，我只知道服從組織分配！”

“對，說的对，一百個正確。就是不知道這個……心裏頭是個什麼想法？”

“心裏也是一樣！別老拿自心比人心，沒人像你！”我幾乎大聲叫了起來。

“別喊！別喊！聲音小點行不行？我聲明我是鬧着玩的。把肺氣炸了，我負不了責！”

就是這樣：一直把人逗惱了，他反挑人的不是。

沒心思洗衣服了。抽出信來看，是上月三號寫的。我們這兒十天半月來不了一次船，竟使這封信在路上旅行了一個多月。信上敘述他上艦後興奮的心情，寫了他們快活的航海生活，又寫他走過的幾個大港口的新氣象。還提到他們在一次巡邏中遇到了敵艦，干了一下，很令人鼓舞。附有七八張照片，有在港口拍的，有在艦上拍的。

看了信和照片，我的心緒更亂了。剛才李寶明提上艦的事，我還理直氣壯的把他頂撞一陣，其實自己的事自己明白，我心裏正有那塊病。

朱慶生是我高中的同學。去年（一九五〇年）我們一同

應祖國號召參軍，一同被分配到海軍學校學習。當時，我們是多麼高興呀！別的同学也都羨慕我們，說我們運氣好。在海校我倆又一同學信號。為了學好技術，爭取早日到軍艦上，真是拚命的學。只要一想到將來要乘上新式的軍艦，在海上破浪航行，想到在海上艦炮齊發，轟擊敵人的情形，就不知哪來的那一股子勁。每次閑談，最後也都免不了要談到這些事情上：有解放台灣立大功的興奮，有遍游沿海各港口的喜悅，似乎也還有远航到異國去觀光這一類的幻想。誰知半年學習結束後，自己却一下子被分配到這荒無人煙的小島上。而且是高高的荒山頂上……

雖然經過了半年的鍛煉，我每次挑着担子上山还是非常吃力。坡陡、路遠，倒是其次，主要是路太難走：兩只眼睛緊緊地盯着，眨都不敢眨一下；腳穩穩向前移，半步不能大意。再大的精力，走不一會也要累倒。

來到“瘦狗嶺”，已渾身是汗。我放下担子歇一下。這是下面和主峰相銜接的一道山嶺，又窄又長，很像是條瘦狗的脊梁。兩邊都是萬丈深谷，尤其是東邊的山谷又深又大，看樣子住在下面的人，只能見到一綫天空。風從谷底沖上來，是那樣的強大有力，大風大雨時，我就最怕走這一段路。

我不由的再一次看看這山谷、主峰和面前的這條“大路”。不知為什麼我心里常會這樣提醒自己，別是在夢里吧！甚至很希望一覺醒來，這山、這路全沒有了，自己是躺在軍艦的吊鋪上。說實話，我做夢也沒想到，自己當海軍的竟是在這樣的荒山頭上工作。

快到山頂上了，老遠就聽見張廣福和梁貴生在頂嘴，正吵

得熱鬧，我不覺放慢了脚步，想听听他們究竟在吵什么。

“少給我來這一套！人沒桌腿高，成天總想批評人！”听声音老張已經有些激动。

“当然要批評，不光批評，我還要跟王新同志反映哩！”

小梁是真把我當成代組長了。組長走時曾說了聲要我臨時負責掌握一下，可能是小梁太年輕，老張又成天說怪話，只好攤在我頭上。其實我和他們都差不多，誰能掌握誰？

老張起火了：“反映吧！向基地反映才好哩！正愁我的意見上不去……你們住在這兒當然覺得很好啊，也不打仗，也不流血，沒危險，要不着命，多好的地方——像你們這種沒聞過火藥味的人，也只配守這個空山頭！”

这下子把我也拉到里面去了。張廣福瞧不起我新參軍的學生，這我早就看出來了。但他以為我也乐意呆在這山頂上，却未免太冤枉。

小梁也不讓步：“這麼說你更錯得厲害。你說我們這個工作的壞話，你看不起觀察工作，你還不讓批評？誰碰到這種錯誤思想都要鬥爭！”

听小梁說鬥爭，我想起了他向團支部作的保證。他保證要在山頂作兩件工作：一是搞好文娛活動，活躍情緒。第二就是和正確的思想進行鬥爭。第一件他的確作的有些成績，若不是他經常唱唱鬧鬧——可能捉鳥抓蛇也是為此——光我們幾個簡直會像住在墓地裡一樣了。可第二件他作的未免太簡單化了。所以便形成了三天兩頭的和老張吵架。我雖然還說過幾次，也不起作用。

張廣福已經控制不住了：“誰說我錯了？這是事實，千真

万确的事实！一天‘观’到晚，‘观’不到个鬼影子。敌人飞机来不是在雾里，就是在云里。晴天太阳在哪边它在哪边响。你有本事你‘观’去！敌人军舰在夜里走，你是神眼，你能看见了？依我看，简直是有点浪费人力。”

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他讲的也是事实。不但老张经常发牢骚讲这些话，我心里又何尝没有这种苦惱！这种情绪，小梁也很难说真的就一点都没有。单看他怎么讲。

小梁也够滑的，他避开了正题不谈，反大驚小怪地喊道：

“好家伙！照你那样讲，我们海防前线的观察工作，一个屁钱也不值了？”是呀，但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的成绩讲讲？同样也是没有实际的东西，讲不出来啊！

老张这直筒子，却想不到这一点，只晓得生气。

“值也值不了多少。看看人家志愿军到朝鲜作战，出生入死，冲锋陷阵，一仗打死他几万，俘掳他几千，那才叫值！前些时，四月二十二开始，我们志愿军在朝鲜中部整个战线上发起反击，几天就消灭了敌人两万多，收复了汝山、开城、涟川……”

“行啦，别背啦！知道你关心时事，记的清楚。”

“这么重要的事不记清楚，什么记清楚？每一次大仗我连日子全记得。今年一月四号光复的汉城，三月十四主动撤出。二月十一号在横城地区，一天一夜就歼灭他一万二千多……我的脑子干别的不行，记这些事可管用。一看到报上这些消息，我的心就捺不住了，只想立时飞去干他一场。那才叫干革命哩！”他说到这里，似乎已经激动得说不下去了。停了好一会，才慢腾腾地咕嚕道：“过去的一些老战友，这个来信说立了大功，那个来信说当上了英雄。前几天我还在报上看见了一

个战友，登上了照片，挂满了奖章，下边还有个记者专门给他写了一大篇文章。我们过去就在一个班里，那时他比我还差的远呢。现在看看人家，再看看自己，我呆在这荒山头上，能干出个什么名堂？”

“啊！原来你是不安心工作！怪不得总说怪话。”小梁的声音已经软和多了，可能刚才老张的话也打动了他的。

“我说怪话，就你安心！成天捉长虫、编笼子，那也叫安心工作？”

这一下子可把小梁急坏了，赶忙分辩道：

“我当然安心。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工作，有人领着干，我都能好好地完成任务，决不三心二意。现在我是有点爱玩——那不能怪我。跟你们这两位住在一起，一个张口说话就跟人吵嘴，一个成天沉思默想不理人。我还小，不是大人，能受得了哇！再说，我那样玩也是为的想活跃你们的情绪。”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用意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道：“参军以前在我们村里，一天到晚我也不闲，什么活动我都参加。分配我的工作我完成的可好啦，谁不夸奖我。那就是有人领导我们这一帮小青年来干呀！在这儿，什么时候你们为我这个年轻人着想过？”

“得了吧，光我自己的事就够想的了，还有工夫去想你的！”老张的声音也缓和了。

梁贵生不说话了，也许刚才的一席话勾起了他自己的心事。

我只愿听他俩争吵，没留心路旁的石头碰着了饭桶，差点没翻掉。小梁一回头发现饭上来了，立刻欢呼起来：

“哎呀！可上來了。王新同志你走的太慢啦，我的肚子早餓坏了。今天是什么好菜呀？开飯！开飯！”

看他那快活样子，早把剛才那不愉快的爭吵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小孩子終究是小孩子。

十点鐘，我值班。

天，晴的特別好，找不到一絲云彩。抬头看它，真像是被誰細心揩过的一大塊藍玻璃。海水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紋。远远的船只張着帆，穩得像是擱在冰上的一樣。

了望台是在山頂最高的一塊大石頭上。站在这上边，在这个島上，甚至周圍几百里，再沒有什么比我們更高的了。低头下看，山脚下連部的营房像火柴匣。海灣里停着的一排排的漁船，就像爬在地上的小螞蚱。

这里看的真远，背后星罗棋布的群島，东边远处無人的小島，獅子洋的漁場，到南太平洋去的國際航綫，只要好晴天，視界好，全都看在眼里。無怪乎上級选上这里設一个观察哨。

两个鐘头过去了，没有一点情况。沒有飛機，沒有軍艦，連条輪船也沒有。观察生活中最乏味的就是这一点，一站几个鐘头，兩眼聚精会神地向四处盯着，結果什么也沒有發現。

石頭上也沒个棚子，太陽晒的人發懶。这时就有許多事情涌上心头。

我从海校來这里情緒一直不高，对这个工作崗位一直沒有產生什么感情，目前甚至有些不安心……是我落后了，不如在学校时進步嗎？不見得吧！当初响应号召參軍时，只想請求批准我献身保衛祖國，赴湯蹈火在所不惜。現在自問還沒有改变那种决心，只要讓我上軍艦，那种勇气和干劲还是很大

的……也不能說我是怕艱苦，除了山頂的這種既枯燥又單調的生活，什麼苦我也不怕。部隊行軍時爬山涉水，作戰時飢寒勞累，……這些，我在參軍時都考慮過，並已下定決心從戰鬥生活中鍛煉自己。誰能料到卻來過着空守荒山頭的生活？成天見不着人，周圍除了石頭就是荒草，生活枯燥無味。這還好說，我們慢慢鍛煉着忍受吧。特別是工作平淡得要命，一年干到頭，看不到一點成績和作用。這一點最使人受不了。就拿張廣福來說吧，他是農民出身，搞過土改，作過戰，受的鍛煉該不少了吧！可他到這裡以後比我更不安心。動不動還發牢騷講怪話哩。梁貴生當然不同，他還是孩子，不懂世事……另外我也不是沒想到，無論如何這兒還是個比較重要的崗位，不管怎樣，總得要有人駐守在這裡。但是別人都轟轟烈烈，為什麼偏偏就要我來擔任這個默默無聞的角色？誰想到這個也難得平靜。

太陽已經偏西。梁貴生接班來了。我回到屋裡，本想趁空給朱慶生寫封回信。剛坐一會，熱的滿身大汗。這個小木屋正朝西，又傍着個大石崖，雖然才是初夏，只要大太陽一晒，就成了蒸籠。真不知道夏天怎麼過。信沒法寫了。唉！沒有一件如意的事。

二

吃過早飯，我和張廣福開始睡覺——小木屋下午實在不能呆人，我們得提前睡午覺，休息好了，準備下午接班。

好容易剛要睡着，從岩石上傳來了梁貴生又尖又脆的喊叫聲：

“來船了！快起來看呀，我們的船來了！”

我被驚醒了。看看老張，他腦袋滑到枕頭底下，還一個勁在呼嚕，根本沒受影響。

梁貴生還在喊。這是他的老規矩，只要一看見後方的船來了，你看他那高興勁吧！也不管別人在作什麼要緊的事情，或睡的有多香多甜，都一定要把人家喊到了望台上，和他一道去看。

我對來船並沒那麼大的興趣，便不答話，裝沒聽見，繼續睡覺。忽然，木屋頂上落下了一大把碎石子，“嘩啦啦”像一陣機槍打在頭頂上。

張廣福忽的跳起來，剛要發火，但一聽見是後方來船了，氣馬上消了。披上衣服就往了望台上跑。嘴里嚷嚷着：

“什麼船？什麼船？看見有電影隊沒有？……他媽的，耳朵眼兒還在嗡嗡響……”

老張對後方來船的興趣也不亞於小梁。因為船來了，就能接到家鄉的、老戰友的信，就有電影看，就有新的書報，就有水果、香煙可買……

睡不成了，我也跟着跑到了望台上。無論如何，後方來船了，對島上的人來說，總是件大事。

其實小梁所喊的船還遠着呢。向祖國大陸方向望去，在遠遠的大珠島的海面上，有一個小黑點在慢慢移動。不過我們三個都沒懷疑它就是來我們島的運輸船。根據它的位置、航綫和黑點的架勢，都可以看得出來。我們雖然對敵人艦艇識別能力還不太強，但對經常來往的後方的運輸船，卻是很有把握的。

响午，运输船到了。山脚連部王指導員打电话來說：基地給我們山頂派的新組長來了。姓彭名林，是陸軍的一个偵察排長。过去也曾当过炮兵观测手。立过多次大功，是个英雄。最后王指導員着重說：“这位同志各方面都很好，到山上对你們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也希望你們从各方面协助他，共同搞好山上的观察工作。下晚他就上山。”

張廣福听了說道：“上級是真重視我們山头哪，把英雄也派來了。”过了一会他又說：“光來个組長頂什么？要末就來他一批有文化有技術的名符其实的观察員，把我这大老粗換到戰場上去打仗。那才能解決問題！”

新的組長終于到了，我心里挺高兴。因为來了一个新人，就能給我們生活帶來一些新的內容。他又是老同志，是英雄，他本身就可能有許多动人的故事，和英雄生活在一起，会愉快一些的。起碼他能講講后方的情况，講講他自己的事，光这对我們單調的生活，也是很大的調劑。

梁貴生这孩子下了班。一听說來了新組長，还是个英雄，高兴的嗷嗷叫。本來他站了半天，應該休息，他也不管累不累，摸了条扁担就往山下跑。又怕別人不高兴，回头解釋道：

“我代表咱們三大員接新組長去，同意吧？”

張廣福哼了声，譏諷的說：

“同意！除了你也找不出第二個了。”

梁貴生跑的真快，不到半个鐘头，他就从連部打电话來了：

“我看見咱們彭組長了。身体好棒哇，比張廣福还棒得多。王指導員正和他談話哩。看他有說有笑的，和一般同志

没什么区别。不知他是怎么当上英雄的。我的扁担白拿了，根本用不着，他就一个行李包。听通讯员小赵说，王指导员曾对咱彭组长说我们山头现况不怎么好，要他好好领导我们进步，改变山顶的落后情况。小赵说这下子我们几个‘修仙的’，可来了个好管头。”

张广福一定寻思这话是专对他说的，抓过电话就回了一句：“只有你那个小坏蛋，才要个管头！我一点也不落后。要是新组长来了，叫咱们山头能杀得着敌人，我老张就什么问题都没有！”

我一听见“落后”“落后”的，不知怎么脸上就热辣辣的，勾起了我许多的心思：

自己丢弃学业，丢掉那么幸福的学校生活，献身祖国，被分配到这个不能施展才能的荒山头上，过着如此枯燥艰苦的生活，到头来却只落得个人家说落后。“人比人气死人”。假使当初是把我分到舰上，看看我会用怎样的精神去工作吧！王新还是一个王新，但别人根本不会拿什么落后的帽子给我戴。甚至我早就立了功，到处受表扬了……

我现在能叫落后吗？我服从组织分配，并没有光为个人打算而吵闹。到这里以后服从命令听指挥，工作就工作，学习就学习，没讲过价钱。当然心里是有些负担，不畅快。但对长年住在这么个荒山头上的人来说，能像我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作到这样的……就拿朱慶生来说，我才知道他呢。别看他如今在军舰上，情绪挺高，要是调他到这里来，准定一天也受不了，非哭不行……

我真想不通，为什么偏要说我落后呢？我不愿在这儿，只